

SHANDONG ZUOJIA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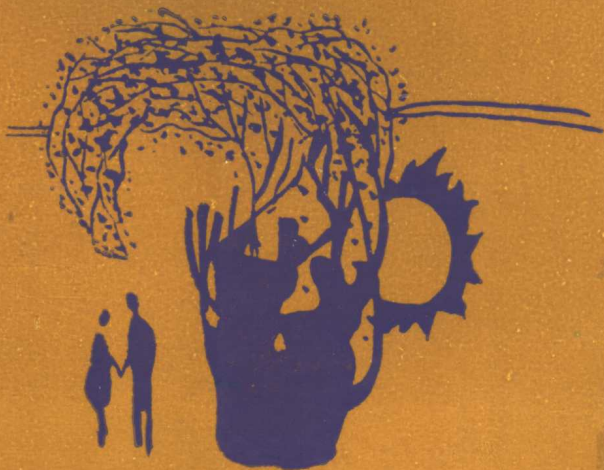
山东作家丛书

S



YANFENGLE YINGSHIJUZUO XUAN

# 阎丰乐影视剧作选



SHANDONG ZUOJIA CONGSHU

山东作家丛书

S



YANFENGLE YINGSHIJUZUO XUAN

# 阎丰乐影视剧作选



鲁新登字第3号

闫丰乐影视剧作选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75印张 2插页 391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29—0799—6

I·719 定价 8.45元



▲ 电视剧《乔女》



▲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电影大学同师生见面



# 目 录

## 电 影 剧 本

红牡丹.....	( 1 )
春归红楼 .....	( 93 )
野玫瑰.....	(181)
黄河儿女悲欢泪.....	(271)

## 电 视 剧 本

乔女.....	(325)
葛巾.....	(369)
向杲.....	(411)
罗刹海市.....	(443)
生活·追求·突破.....	(492)

# 红 牡 丹

此剧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一九八一年起在国内普遍放映。并输出到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罗马尼亚、比利时、摩洛哥、卢森堡、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放映。特别是朝鲜对此片呼声很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文艺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用元给作者来信说：“您是故事影片《红牡丹》编剧的、有才智、闻名的。《红牡丹》和它的作家在我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中影响很大。我们为了帮助您的创作而正式邀请您来我国进行创作访问，我们什么时候也热烈欢迎您来我国访问。”加拿大剧作家肯·米歇尔先生等外国友人先后向作者进行了专访。





## 序 幕

一九四〇年的秋天。

冀鲁平原的月夜，月光星辉铺洒在京杭运河上，河水犹如一条长长的银带，弯弯曲曲伸向远方。

由远而近，传来了急促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秋夜的寂静。

河堤上，跑来一匹快马，骑马人用缰绳抽打着马臀。快马越跑越近，月光下看出是一匹红鬃烈马，骑马人是一青年女子，二十多岁，面色惊慌，披头散发，长长的发丝飘起来。她穿一身红缎子贴身袄裤，脚上穿着红缎子绣花鞋，紧蹬马镫，拍马飞驰。

后边，两匹快马追赶而来，骑马人乘雪花白马，另一匹是乌龙黑马，黑马上空鞍无人，紧跟着白马飞跑，跑近了才看出骑马人是个汉子，他猫腰拍马，竭力追赶。

前边，红马四蹄飞扬，穿红绣花鞋的坤脚紧蹬马镫。

后边，黑、白二马八蹄飞扬，蹬马镫的男脚频叩马肚。

红马上的女子不时地回脸看着追赶而来的人。

追人鞭打白马，白马跑不快了。那汉子把黑、白二马拉平，纵身跳到空鞍黑马上，换乘穷追。黑马疾驰，白马又空鞍跟跑。

前边那女子焦急地拍马。

逃马与追马之间的距离拉近。

女子惊慌的脸。

汉子背身追去，看不见他的面目。

马嘶声、马蹄声扣人心弦。  
月亮划进云层。  
逃马横驰长桥，追马追上长桥。  
逃马、追马疾箭般地射向远方，消失……

## 第 一 章

一九三〇年。

暗无天日的冀鲁平原，风凄凄，雪飘飘，饥寒交迫的人们背井离乡下关外。

一位四十多岁的穷苦流浪汉背着破行李卷，绝望地看看苍茫雪地，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去。

前边，干枯的榆树下，背靠树干倚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穷苦病妇，她揽着八九岁的女儿，母女衣衫褴褛，蜷曲一团，身边放着一个破筐篮，两条打狗棍。

母亲呻吟，女儿抽泣。

穷苦流浪汉来到树下，恻隐、怜悯、同情地看着这母女俩。

母女俩也抬脸望着同命运的穷苦流浪汉。

穷汉慢慢蹲下，从旧布口袋里掏出一块凉地瓜塞给女孩。

讨饭的病妇感动地望着穷汉。

穷汉又往口袋里掏，掏啊，掏啊，什么也没掏出来。他看见女孩的一只脚上掉了鞋，冻得像烂地瓜，冰血一团，分不清趾头。他从自己的破行李上拽出一把黑套子，又撕一条布缕，给女孩包脚。

女孩看着这位好心的穷大爷。

病妇感激，嘴唇颤动。

穷汉给女孩包上脚，看看苦命的孤女，无可奈何，长长地叹口气，站起身走去。

病妇挣扎跪起，伸出颤抖的手，像是要拉住那穷汉，哀叫：“大，大哥——”

穷汉回顾。

病妇：“行好的大哥，可怜可怜，给孩子找个活路吧！”

穷汉心酸地看着。

病妇从头髻上拿下一根银簪给孩子，告诉：“莲儿，这是咱家的传家宝，爷爷给了奶奶，你爹又给我，拿着，找你爹去……”

穷汉：“她爹在哪？”

病妇：“兵荒马乱，连年灾荒，她爹，出门在外，没有音信……”

风啸雪卷，呛得病妇连声咳嗽，气喘不止。

女孩拿着银簪哭叫：“娘，娘……”

病妇两眼发直：“大哥，行好……”吐一口血，死了。

“娘——”莲儿哇地一声趴在娘身上哭嚎。

大雪纷落，挂满枯枝。

扑扑的大雪埋葬着病、饿而死的女人。

女孩哭叫着，往娘的嘴里塞那块凉地瓜。

## 二

吴桥县城东关，一片雪地。

古旧的街道两边是挂着各种招牌的买卖铺，有“当铺”、“茶馆”、“帽庄”、“杂货店”、“包子铺”、“棺材铺”等等。买卖冷落，生意萧条，乞丐沿街乞讨。

穷汉拉着女孩走在街上，当走到棺材铺门口，女孩停下看着

招牌上画的黑棺材。穷汉低头看看女孩，知道她的心情，可哪儿有钱买棺材，又拉她向前走。

前边有一家板子大门，门口挂着一把笊篱，笊篱上系着红布条，这是大车店房的标记。门口天顶上写着四个字：“高升客栈”。栈旁边有一棵很粗的空心古槐，号称“唐槐”。唐槐下有几个穷苦人卖儿卖女，被卖的儿女头上插着草棍。

女孩指着插草棍的小孩，问：“大爷，他们干什么呢？”

大爷：“卖钱。”

女孩皱起细细的眉头，想了想，一仰脸向大爷说：“我也卖钱。”

大爷摇摇头。

女孩走到槐树下，往自己头上插草棍。

大爷心酸地把草棍从女孩头上拿下来。

女孩哭求：“卖了钱，给我娘买棺材呀！”

野外，那棵榆树旁边，两只恶狗从雪窝里扒出死妇的一只脚。为争食，两只狗咬起架来。

唐槐下，穷汉大爷叹口气，一跺脚，又把草棍插在女孩头上。

一辆马轿车走来，前车排上坐着赶马车的彪悍汉子，三十来岁，一身江湖打扮。马车后边有两个苦力推着独轮手车，车上载着箱子、杆子。后边跟着四个儿童，两男两女，各扛刀、枪、棍、棒，背着破行李卷，疲劳不堪地走着。这一行人马，便是小小的杂技班。

马轿车停在“高升客栈”门口，从车轿内出来一男一女。女的有二十五岁，细身、高个，穿古铜色旗袍，围着大红围脖，烫着绵羊尾巴头发，抹着口红、擦着香粉，描着细眉，两道眉头之间点着一个图钉大的胭脂点，头上坠着首饰、耳环，手上戴着银镯、戒指。虽不十分俊美，这样一打扮，倒也有几分姿色。洗不掉的化妆油彩使她的眼圈发黑，她从小演杂技，现在是个小杂

技班的老板娘。复姓皇甫，名香，艺名叫千里香。

男的是杂技班的掌班，也就是老板，他与妻子千里香一个姓，叫皇甫义。三十五岁，留着美髯短黑胡，头戴洗脸盆呢子礼帽，耳朵上挂着洁白的兔尾耳套，身穿黑色长袍，脚穿丝绒扎扣棉鞋。他下了车仰脸看着客栈门楣上的字号。

赶车的彪悍汉子是皇甫义的拜把兄弟，杂技艺人，名叫刘八，他忙着指挥那四个儿童搬运东西。

千里香拿钱给独轮车夫开脚钱。

皇甫义转脸看见旁边那棵唐槐下有卖孩子的，回头与千里香打个手势，让她们先进客栈，他自己向唐槐人市走去。

唐槐下，卖儿女的穷苦人看着皇甫义。

皇甫义挨个地打量插草棍的小孩，一个个枯瘦如柴。

一只手托起女孩的下巴颏。

这时才看清女孩的长相：细长脖，尖嘴巴，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水汪汪的两眼，双眼皮，红眼圈，柳叶眉，长睫毛，高鼻梁，菱角小嘴，乌黑的头发，虽是穷家女，衣服破，浑身脏，可像泥水中的一颗明珠吸引着皇甫义的眼睛。

皇甫义：“几岁？”

女孩：“九岁。”

皇甫义：“叫什么？”

女孩：“叫王莲。”

皇甫义问王莲身边的穷汉：“你的孩子？”

穷汉呆滞霎时，点点头。

皇甫义又端相王莲的胳膊、身子、腿脚，见她腰腿协调，身架好看，觉得是个材料：“站好，把两腿并上。”

皇甫义一手插进王莲两腿之间，空隙不大。将一条腿往上搬，搬成一百三十度，问：“疼吗？”

王莲摇摇头。

皇甫义又搬王莲另一条腿，搬起搬落，灵活开胯，放下腿，问穷汉：“多少钱？”

穷汉还是不忍心卖，没说出价钱。

王莲自己说：“一个棺材钱。”

皇甫义：“嗨！人不大，胃口可不小。”

穷汉：“孩子的娘死了，要埋葬。大掌柜，你行善心，就给二十块现大洋吧！”

“什么？二十块？”皇甫义轻轻一笑，“连你也搭上那还差不多。”

穷汉忍气吞声。

“雇你当马伕。”皇甫义指指客栈门口停的马车，“给我赶马车，期限两年，管吃管喝。要是愿意，二十块现大洋马上拿去，怎么样？”

穷汉苦脸望着皇甫义。

皇甫义头一扭，走了。

王莲抱着穷汉哭叫：“大爷——”

穷大爷颤颤的手抚摸王莲的头，用破袄袖子给孩子擦泪。

王莲哭求：“大爷！要不，让我回去，跟娘死在一块吧！”

大爷难过至极，无法忍受。

他仿佛又听见了王莲娘的惨叫：“行好的大哥，给孩子找个活路吧！”

穷大爷抬起苦脸，横下心，第二次跺脚，连自己也卖了。转脸朝皇甫义喊：“大，大掌柜！”

皇甫义回脸，又轻轻地一笑。

### 三

黄昏，野外，榆树旁边，乱葬岗子下一堆土坟，坟上飘着白纸幡。

莲儿穿一身白孝衣跪在坟前磕了一个头。

大爷从背后看着她白头绳缠的辫根上横插着那根银簪子，难过地要把她拉起来：“孩子，走吧！跟着马戏班找你爹去。”

莲儿两眼含泪，回手从辫根上取下簪子看着。

泪珠从脸上滑下来，落在簪子上……

主题歌《觅亲人》起：

冰雪消，春来到，  
运河弯弯白帆飘。  
踏遍江湖觅亲人。  
哪怕累断双腿又折腰。

歌声中出现：

冰冻化滴水。

一河春水，两岸杨柳吐绿。

一双女孩子的脚迈着沉重的步子。

一串儿童脚吃力地迈着。

五个小伙计在河边弓腰拉纤。

王莲走在最前边，纤板压着她的肩骨，汗水顺着细长的脖颈往下流。

皇甫义、千里香坐在船上欣赏两岸春色。

船上载着道具箱，船主掌舵，刘八坐在箱子上玩骨筛。

河堤上，大爷已当了马车伕，赶着老马破车走着。

王莲抬起头，望着烟波迷茫的长河。

皇甫义出神地凝望前方。

前方，河床拐弯处，出现一个村子，村中影影绰绰有一高楼。

皇甫义不眨眼地看着村子和高楼，思绪万千，心潮起伏，回忆：



二十六岁的皇甫义走出那耸立高楼的村子。

街头，皇甫义卖艺耍把戏，拧旋子，打飞脚，一圈人拍手叫好。

酒馆，皇甫义与地痞流氓喝酒划拳。

沧州，皇甫义身背双刀走进劝业场小戏院。

戏院后台，皇甫义跪拜杂技班老掌班，又与刘八、千里香等艺人拱手结拜。

皇甫义领班上台表演武术，与刘八、千里香刀枪开打。

老掌班见皇甫义卖力演出，武艺超众，暗自点头。

皇甫义、千里香守在床边，老掌班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向皇甫义、千里香伸出两个手指头，让他二人结为夫妻。

回忆消失。

千里香身穿墨绿夹袄，外套红线衣，头上插一朵丁香花，靠近丈夫，丈夫全然未觉。

千里香看丈夫一眼：“想什么呢？”

“嗯？噢。”皇甫义收回视线，“我想起一个有能耐的人，单人匹马下南洋。成了有名的马戏大老板。”

千里香感兴趣地：“噢？”

皇甫义也越说越有兴致：“在海上，他自己一艘轮船，来到陆地上，一包就是几个车皮。二十年后，头戴礼帽，身穿西服，带着大老婆、二太太，骑着三匹高头骏马，回到老家来耀祖扬宗，在村子当中修起了一座上海式的大洋楼。”

千里香：“这个人是哪儿的？”

皇甫义：“德州北边孙灵庄的！”

千里香高兴地：“孙灵庄？孙灵庄不是你老家吗？”

皇甫义：“是啊！”